

因循苟且非孝也壽元曰近者之災不在乎他在犧牛意者得罪於

祖宗而然也豈但染盛不潔而獲譴於祖宗若是其大哉如廟制之

不合祭祀之煩瀆皆不安於祖宗之心者也竒遵曰享祀不可以非

禮之意左右皆已啓之臣豈知之然嘗有所計較矣雖曰事死如事生然

豈不有間乎事神若一如事人則必不可矣人則有血肉之軀神則與大

空無異其所以干之者非正理則違拂矣如此事不可以口舌爭也須

上之學術高明講求義理而知其意則可矣上曰變不虛生今也大

變作於大廟誠敬不足之言是也○夜五更坤方巽方有氣如火○

甲戌臺諫啓曰富寧府使金驥趾庸劣不堪任者也富寧乃六鎮初面

大邑也今方殘弊所當蘇復驥趾必不能任請適之新溪縣令趙演本

性貪汚今無改過之實下民頗為怨苦請速罷長湍府使李希雍反正

時以注書錄功而承旨尹璋等功臣削籍時適見漏豈可以一體之人

獨不削乎請速改正憲府啓曰吉州牧使黃甫謙前為富寧府使適任

時官穀加數置簿欺其交代冒出解由吉州亦大鎮請適其任而並削

其加諫院啓尹旣沈思順事傳曰趙演以守令貪汚無比然為守令已

以且數適不當不須改也金驥趾事以文臣且有武才前為守令亦